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十六

志下

閑居賦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劇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婦子也與長孺同傳爲人詔倭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有之西京賦曰小必有其傳而歎息黯於滅切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傳注曰効致也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僕少竊鄉曲之譽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咸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闕封魯公爲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逮事世祖武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逮事世祖武

皇帝世號上祖禮記曰帝諱炎字安爲河陽懷令咸榮緒晉書曰岳出爲河陽令轉懷尙書郎廷尉平
咸榮緒晉書曰岳類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尙書郎遷廷尉平爲公今天子諒闇之際謂天子惠帝也諒闇今
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諒闇之際謂天子惠帝也諒闇今
曰諒闇故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駸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注
曰諒闇故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駸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注
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
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爲郎河
國曰知天命之終始安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爲郎河
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
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爲尙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
不領太傅主簿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昔通人和長輿之
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昔通人和長輿之
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爲通人咸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稱多則吾豈敢言拙
信而有徵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尙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
時孔安國曰百工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
皆是言政無非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
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警曰尙何能達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
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尙何能達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
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下以養父母日
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
焉能久處斗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
不危殆也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
如浮雲班固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得意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有自得其志。人灌園。字書曰。粥。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護切。釋名曰。酪。實也。粥。與鬻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六月伏日。曆忌。釋名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是也。施行也。所行有政。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典八索。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

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寧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尚書曰。翺翔乎書園。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寧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顏厚有。

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

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楊修期求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祓禊

身齊逸民。名綴下士。王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

五。陪京。汭伊。面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洛水之南。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洛水浮橋。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

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洛水浮橋。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

梁郭璞曰。卽今浮橋爾雅曰。地謂之黝。說文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峙。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時

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萼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峙。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時

立闕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也。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書曰：姚俊尤明圖緯祕奧。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舍文嘉曰：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詩曰：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谿子巨黍，異綦同機。吏記：蘇秦說韓王曰：外許慎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李奇曰：綦，古之良弓，異綦同機。音：綦，索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南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索共一臂。然索弩弓也。李奇曰：索，弓也。字林曰：綦，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爲異，礮石雷駭，激矢蚤飛。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蚤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蚤，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鏐謂以先啓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之羊頭三鏐，長六尺，謂之飛蚤。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鏐，稜也。以先啓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賦曰：耀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廡，清穆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廡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清廟而講武事。其東則有明堂辟廡，清穆敞閑。黃圖曰：明堂辟廡，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樂，簫賦曰：又足環林縈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廡，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璧，圓以法天。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嚴父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者，辟雍海流。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先祖而追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慈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崇明也。上皇帝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以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崇明也。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遐，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侯虎通曰：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於是背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謝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去也。莊子：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左氏傳：宰孔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猶布也。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以禋祀報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武杜預曰：有祭星，辰以極燎祀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

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磨不畢殖皆韻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今
容成造曆爲確磨之磨桃也冬桃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奈酒泉有赤奈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櫚
櫻桃上林苑有胡桃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似櫻桃也張揖上
記曰蒲陶似燕薔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似櫻桃也張揖上
櫚大夏得石櫚李廣利爲武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似櫻桃也張揖上
使大夏得石櫚李廣利爲武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似櫻桃也張揖上
林賦注曰上林賦注曰李也郁與薔音義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榮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
同郭璞注上林賦注曰李也郁與薔音義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榮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
董薺甘旨薺薺芬芳毛詩曰薺薺如飴毛萇曰薺菜也居隱切與薺同薺荷依陰時薺向陽崔豹古今
菜似薺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綠萼含露白薺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薺
薺豆書曰薺薺也左氏傳張橫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微雨
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熙也易曰晷往則寒來禮自
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扶版輿車名傅暢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
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與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遠覽王綏近周家園里曰王畿體以行和藥以
素木爲之以皮爲襜褕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
勞宣皆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痾有痊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席長筵列孫子
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青風軌不行也司陸攢紫房水挂頰鯉馬融高第房潰漏
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禊滌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
熱毛萇詩傳曰紫房獨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禊滌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
之郭璞注曰水祓除故事取於清絜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隱晉書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
也方言曰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稚小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壽觴舉慈顏和而舞賦曰殿顏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屬俗通曰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仰頓足起人生絲曰絃竹曰管西京賦曰蓬萊而駢羅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佗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孔子曰君子且就業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幾陋身之不保夕而自省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尚奚擬於明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哀傷戾矣鄭玄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嫫女也曾祖嬰與項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濕器因于解悲愁之辭曰于爲也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說文曰陳皇后復得親幸而免凶也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也

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言魂踈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精魂踈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

付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言精魂踈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

留槁古老切獨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玄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今以飲食樂而忘人後自謂也

慊之慊心鄭玄禮記注曰慊慊也空角切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尙音奉虛言而望誠今期城南之離宮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着饌

也史記曰廊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臨親也

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悅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竊竊而晝陰鬱積也楚辭曰日竊冥兮晝晦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傳曰

曰日竊冥兮晝晦說文曰竊深遠也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詩曰殷其雷殷音隱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

轡轡楚辭曰裴裴搖以含桂樹交而相紛紛芳酷烈之閨閨盛也閨魚斤切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

長吟說文曰存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脅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憑噫氣滿

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正殿塊以造天

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閑徒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

塞少頃也郭璞方言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嘈呖而似鍾音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注曰辟辟細好也

青刻木蘭以為榱兮文杏亦木名飾文杏以為梁木蘭似桂木羅丰茸之遊樹兮方音曰櫨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櫨櫨離樓梧而相撐丰茸衆飾貌遊樹浮

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為也方音曰櫨櫨也直庚切施瑰木之構櫨兮委參差以榱梁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櫨櫨柱上析

炫以相曜兮燦燦耀而成光也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淳熱其若湯說文曰五色

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為飯鑿采色間雜象璫瑁綴錯石之領璧兮象瑇瑁之文章鄭玄禮記注

之文章也爾雅曰飯齋謂之璧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璧為瑇瑁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荆州賦曰

簾玄纁纁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

廣貌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踣於枯楊噉鳴也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望恨也懸明月以

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修態亘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

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

自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

也風抗揚之意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欷兮踧踖起而彷徨悒悒也

楚辭曰悒悒增欷著韻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踧踖與踧踖義同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

之譽殃說文曰殃殃也爾雅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

蘭而茝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冀君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政出遊七年不歸吾

常夢想見之。傷寤覺而無見兮。魂迂迂若有亡。王逸曰：迂，迂懼之貌。狂往切。楚辭曰：魂迂迂而南行。衆雞鳴而愁予。今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畢昂。今畢昂也。又大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歷也。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光益以荒矣。然荒一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

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爲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爲竹林之遊，預其流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嵇康、呂安、嵇康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下獄。安謗曰：巽於鍾會春秋曰：太祖居河上，安遺書與康，苦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安謗曰：巽於鍾會春秋曰：太祖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禮，會深恨之。康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臨刑自縊。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援琴而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曰：綜，理事也。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
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丘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言昔邈
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嘆冷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
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濟黃河以汎舟兮，

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

曰：俟我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毛詩

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

禾黍，又方禾黍，猶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蘩，薪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

聲曰：麥秀漸兮，黍離離兮。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棟宇存而弗毀兮，形

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榑杓，其器皆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

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獄中，鼠食不絮，近人犬處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

也，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

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驚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

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高按治斯，居圜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會。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其妙聲則曰。清淨厭塵。長門賦。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也。胡廣用夷齊文曰。援翰錄用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并序

陸士衡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爲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爲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

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
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昵交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
曰。密友。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親。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孔子謂哀公曰。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親。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知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晨倏忽其不。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

懟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藥以朝食。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嗽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音揖。剋音俱。望湯谷以企

出山言交會曰相湯

谷也。毛詩曰：「誰謂一曰方至，一曰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見之企與跂同。」字

林曰：企，舉踵也。賈注曰：惜，痛也。戢，

世閱人而爲世人冉

冉而行暮。呼夫爲世之

得言名緣之於年君老上也人之辭父曰老相冉繼冉亦而取逾其絕名廣故雅以曰一冉代之進也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

能故。而言不能滅故亡野。

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人之每春其必華喻人在何世無一朝非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

楚辭而注曰遺餘也

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玄無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恆雖。

盡而弗寤。言命之棗朝生。

夕行
隕逝
可譬
食乎
或曰
爲及
雖日
至於
一盡
曰而
王不
蒸能
潘病
尼爾
朝雅
齒曰
賦樨
木樨
朝齒
菌者
世謂
之珍
也注
樨曰
或謂
二名
俱及

雖不寤其可悲心

心惻焉而自傷廣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與造化道遙痛靈根

之夙隕怨具爾之

之多喪也。根祖無也。具猶爾俱也。爾也。謂南進都。王與族。人於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

進・悼堂構之隕疾

城闕之丘荒尚書曰勝子乃弗肯堂矧肯搆
 粹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
 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

之方殆何視天之

之芒芒爾雅曰夢也鄭玄曰夢也毛詩曰寤也今方傷懷其多念戚貌瘁而甚歡

字通曰。痺憂也。痺與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曰自

晉古在居充堂而衍

前字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不殘於堂蓋雅曰彌終也或冥瀚

而既盡或寥廓而

而僅半也。牛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薰歎。子詩曰：巫山之山。上順風。維

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貌。毛詩曰。翹翹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類同。然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遑。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阻格切。穀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貌。索。索貌。顧所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見上。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忘。失也。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曠猶遺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言將欲老死。與汝爲客也。說文曰。契。約也。遠行客。子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子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死之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寤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抵攪予心。毛萇曰。攪。亂也。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者。惡觀其識道也。殷深也。

曰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游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位也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之經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戴榮緒晉書曰岳父茂瑛郡內史潘岳楊璧碑曰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勤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曰壻之父母相謂為壻潘岳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壻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詔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家多艱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焉楚辭曰不能晨風淒以激冷夕雪嵩以掩路也掩覆也輟含冰以滅軌水漸輒以凝顏延年纂要復陵波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嵩以掩路也掩覆也輟含冰以滅軌水漸輒以凝顏延年纂要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泓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晚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仰睇歸雲俯鏡泉流遊風西都賦曰鏡清流迴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

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圖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巖巖雙表列列行楸今注曰於墓爾雅曰楸大而鼓楸郭璞曰老乃皮蟲鼓者爲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龍栢森森以攢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鬱松柏栢栢栢以識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森一作榛榛壘平聲何逝沒之相尋會舊草之未異不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卯兮孔安國尚書傳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不貳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閨其無人周易曰闕其戶聞其聲陳菱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鄭玄禮記注曰宿不寐驟長歎以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楚辭曰遭沈濁而寡婦賦一首井序寡婦者任子成之妻也子成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不幸弱冠而終不幸弱冠而終並已見上良友既沒何痛如之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子曰夫友之其妻又吾姨也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驥次子適任護爾雅曰妻曰蔡哀侯娶於陳息釋良友而友之